

我們終將
獨自走過那條路

文／東山 圖／Kim

202509版權所有



我們對孤獨的體驗，在人生不同階段各有不同：年少時不知孤獨為何滋味，少年時迷戀孤獨的酸甜，老年時則是以更豁達的姿態面對它。

孤獨使我們清醒，使我們堅強，使我們對善意、對祂的存在格外敏感。

一、當你的終點是手術室

朋友是個連走路都會踩到鞋帶摔倒的小糊塗。在一次騎電瓶車摔倒後，手臂骨折，嚴重到裡面要植入鋼板固定。她在講述這件事時，我們的心都像是在坐過山車，上下起伏，塵土揚起，快要缺氧的感覺。

但真正讓我印象深刻的，是她講述前往手術室的過程：根本不需要睜眼，滿鼻子的醫用消毒水味就告訴她已經到了醫院，所有的一切都像命運般無處可逃。你就像自己的親屬，醫生說要這樣，你就得趕緊點頭。

醫生的眉頭和你的心像是被一根線牽著，他那邊一皺眉，你這邊就會噗通一跳。你的身體，你自己也不了解，總會有那麼一天，你得從這群穿白大褂的人臉上，推測出自己的真實狀況。

她就這樣直挺挺地躺在擔架上，平時熟悉的動靜都會帶來陌生的感覺，這樣的陌生讓人變得脆弱。在此如此情景下，醫院裡所有穿白衣服的都顯得格外高大。

但有趣的是，他們面無表情地交流著她聽不懂的專業術語，她認識到這裡只有兩類人，病人和醫生。她盡力想聽懂、想融入，但最終放棄了，因為這毫無意義。

她被推著走過那條其實不太長的走廊，卻感覺像走了幾個世紀。走廊安靜陰涼，白藍色的牆透著專業冷靜的氣質，即使旁邊有兩個護理師，她仍覺得那是一個人走過最漫長的路了。

在等待打麻醉的過程中，她的耳朵因為周圍的寂靜變得格外靈敏，她聽到手術室裡的醫生在討論生活中的瑣事——今晚要去買什麼菜，今天幾點要去接孩子下課……。她的心情非常複雜，因為一方面，這說明這樣的手術對醫生來說並沒有什麼難度，就是個普通的小手術；但她內心的害怕、焦慮，終究還是自己一個人要去承擔。

她說真正令人感慨的並非這次的手術，而是她想到大部分的人在這一生中，至少有一次要獨自走過這樣的路，對於某些人來說，這可能是人生的最後一段路。

最可怕的是，在那之後，在生命的盡頭，你要獨自面對神，面對自己已經結束了一生。

有人說，人這一生，真正的大事無非就是生和死。但，是否有人細細想過，我們來到這個世界，然後無法回頭地走向死亡，這兩個關鍵的時刻，都只有我們自己一個人。

所以，人生的底色就是孤獨，並非危言聳聽，而是每個人都要去面對的真相。

二、公車上的霧氣

但，孤獨之於一個正值青春年華的少年來說，可能是一種享受。那是個一去不復返的時光，沒有經歷過打擊，也尚未看清世界，在模糊的背景下，對未來仍充滿期待。這時候的孤獨是少年的心事，隱密又快樂。

大學的時候，我特意去了一個會下雪的北方城市，對於一個生長在南方的孩子來說，雪有著未知的魅力，結果一看就是四年。

天津還算給我們面子。我記得那是上大學的第一年，當年12月份就下了一場超大的雪，就是那種書上說的鵝毛大雪。我驚覺，原來雪飄落在地面是有聲音的，會發出簌簌的響聲。

整棟宿舍樓就跟炸了鍋一樣，一下子沸騰了，到處都是南方口音的討論以及咚咚咚下樓的聲音。有趣的是，我們的北方同學裹著小被子，靠在走廊的欄杆上，調侃道：「一看就知道是沒見過世面的南方人，下個雪而已，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天上下了錢。」

第一年，我們玩得非常盡興，打雪仗，堆雪人，踩雪路……把小時候想像的項目都玩了一遍；第二年，把這些項目再鞏固一

遍；第三年，第四年，我們成了靠在欄杆上看學弟學妹玩耍的「北方同學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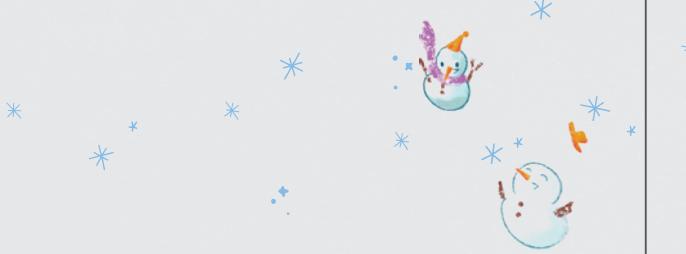
當然，我還有自己的保留項目，說出來，大概會被人懷疑「有點毛病」，呵呵。

天津是個歷史古城，離北京很近，近代有很多中外名人選擇定居天津，於是天津留下了很多西式建築，被稱為「中國威尼斯」。這些建築多集中在幾個區域。每逢夜晚，建築物每一層從下至上都會打上燈光，無論是大石塊的外牆，還是或尖或圓的屋頂，走在路上，都彷彿身處異國。

我喜歡在晚上搭公車去那裡，什麼也不做，只是坐在臺階上發呆。等到宿舍快關門的時間，再搭計程車回學校。

這個「享受孤獨計畫」是從坐公車開始。在天津，公車是有暖氣的，暖流從下面吹上來，車窗緊閉，車內的溫度急遽升高，





玻璃上都是霧氣。外頭的光影在上面交織，幾個不同顏色的光點隨著車輛的移動，或融合或分開，彷彿這個夜是有旋律的。我是不會把車窗擦亮的，這種模糊的感覺就像是莫內的印象畫，我陶醉於欣賞這幅隨時都在變幻的畫作，獨自一人。

它就像我心裡的祕密，獨自和這座城市悄悄對話的祕密。

下雪天的晚上，商店都關了門，自然遊客也很少。一陣寒風吹來，我縮緊了脖子，不讓它再次「進犯」。說實在，沒有人的異域風情街有點嚇人——老舊建築物林立，樹木也早已沒了葉子，硬茬茬地立在那裡，顯得有些蕭條，但這一切都令我更加著迷。

我會選擇坐在一個臺階上，抬眼望著燈光下的雪花飄灑。此時的雪，早已失去了熱鬧的聯想，更像是一個寂寞的遊子，飄飄蕩蕩地走過整個城市。

下雪的晚上格外的靜，它彷彿是吸收了周圍的聲音，又像是在你的耳裡塞上了降噪耳機。你聽得見遠處汽車的呼嘯，卻只覺得那很遙遠，遠到和你身處的世界無關。

在少年時代，因為對這個世界的期待，悄悄地讓孤獨變得豐富；現在已然回不去那樣的時光。經歷了世事之後，越來越覺得這是精神世界的一筆財富。

三、當你真的起牀是手術室

雖說，少年時對孤獨的體驗非常迷人，但一個人真正的成熟，大概是意識到死亡這件事。

向死而生，是人生真正的起點。

父親是在48歲時，被診斷出癌症。在年輕時，他已經做夢自己會在48歲時死去，是神將他從死亡邊緣拉了回來。雖說，在接下來的日子裡，他也不是無病無災，胸口被動了三次手術，但我從沒覺得他會離我而去。

前幾年春節時，他一直在咳嗽，剛開始說是肺炎，但肺炎的藥一直吃不好，我催促他去做全身檢查，結果發現頸部出現淋巴結，疑似癌症轉移。經過進一步檢查，結果是胸腺癌晚期。在 PET／CT 影像下，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全身。

醫生們都已然束手無策，他和媽媽決定回家靠禱告，祈求神的憐憫。既然神能救一次，就能救第二次。

教會裡的弟兄姐妹也輪流為他禁食禱告。當他得知自己的病情後，曾經也一度灰心說，活著承受這麼多苦難，不如早點去神那裡。但這話也只講過一次，因為他知道我和媽媽會傷心。



這個世界上，最大的苦難莫過於死亡了。然而，神答應會陪我們走過這一生。面對死亡，這就是最大的應許了。向死而生，是人生真正的起點。

因為病痛的緣故，一到晚上渾身都疼，不好入睡，我和媽媽都要在深夜裡替他禱告。

其實，除了心疼他身體上的疼痛外，我還常常想，在那些睡不著的深夜，他是如何一個人面對或許就快來臨的死亡。

他會不會覺得無比孤獨，這條路終究沒有人可以替誰承受。我或許不能真正感受他的心情，卻深知他一定思緒萬千。

他說，他應該順服神對他生命的安排，如果我們想讓他活下來，我們應該自己去禱告，他是不會禱告神一定要讓自己活下來。

有教會同工來我家裡探訪，勸他要繼續做聖工，他深以為然。從出來獻身做專職以來，他就沒有休息過。他沒有假期，且常常心存虧欠。被派去山區駐牧的那些年，有許多個晚上，11點多打電話給他，他才剛剛結束聖工，在開車回家的路上。

家裡的人勸他多休息，但他說神給的命不能浪費，直到他真的病重在家；待稍微好一些後，便又要上臺講道，在靈恩會上給人按手。回到家後，整整痛了三天，但我沒有阻止他，因為我知道這是他的安全感。此時的他，需要體會到那雙大手的存在。

這是他抵禦孤獨的方式。每當他疼痛的時候，他總是在禱告。

我們依舊堅信神有能力讓他活下來。在這件事情中，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功課，而爸爸正在學習最大的功課——如何面對人類最大的孤獨。

或許，神的旨意誰都無法猜測得到，但我仍在禱告中祈求神能夠安慰爸爸的心，將他像孩子一樣捧在手上，耐心地安慰他，不要讓他自己一個人承受這樣的孤獨。

他的人生不算順利，甚至可以說苦難很多。我自然不會在乎外界如何評價，因為我知道人生是自己獨自走過的小巷子，而每次死亡的威脅，也都是神的恩典，因為神的同在，在患難中變得更加珍貴。

我雖被困在香港，但每日打電話回去，爸媽都會分享神在昨晚給他們的安慰。即使睡得不好，他們也會給我打氣說，試煉總是反覆的，不要氣餒，就能看到神。

我心裡常常想起這節經文：

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，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。在世上，你們有苦難；但你們可以放心，我已經勝了世界（約十六33）

這個世界上，最大的苦難莫過於死亡了。然而，祂答應會陪我們走過這一生，面對死亡，這就是最大的應許了。

願你堅強，願你永不孤單。

